

聽雨樓隨筆

柴

高伯雨



齊  
知  
和  
PDG

OXFORD

高伯雨

聽雨樓隨筆

【柒】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2012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ISBN: 978-0-19-397715-0

1 3 5 7 9 1 0 8 6 4 2

聽雨樓隨筆  
柒  
高伯雨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 目錄

38	34	31	29	26	23	21	19	16	14	11	9	6	1
丙寅春聯	朱祖謀未食「周粟」	梁啟超給王先謙的信	蘇輿與汪榮寶	動人的一闕詞	吃王瓜老友鬧翻	欲抑先揚	《新生晚報》讚得好	遺老詩人何藻翔	風雅高官陳協之	「有紀律」的兵變	報壇官司	潘諮的故事	《性史》面世六十年

86 84 82 71 69 67 65 59 57 55 53 51 48 46 44 42 40

「一國兩制」  
樊樊山買齊白石的印  
郭葆生和齊白石  
才女題畫像  
珍珠會  
好戲收場  
俞曲園輓翁家聯  
初見熊潤桐  
莫天一不買失書  
新時間與舊時間  
明倫堂聯  
壽星公  
數銀紙  
章太炎刮龍  
悼念張之濤  
代求書法  
我有一「法寶」

135 133 131 125 123 115 113 111 109 107 105 103 101 98 95 93 88

三·一八慘案六十年	88
學富五車	93
易地考試	95
藏書家莫天一	98
熊潤桐和詩	101
「群盜」何所指	103
從化溫泉	105
廣州名醫柯度	107
女尼「艷詩」	109
新華春夢	111
輓聯概括一生	113
溥心畬在杭州	115
關於章宗堯	123
粵軍回粵	125
北京撥快時鐘	131
閩豬詞	133
聖旨的故事	135

194 187 185 182 179 177 174 171 169 158 156 154 152 150 148 146 144

- 可遠觀不可近玩  
嚴辰贈俞曲園聯  
畫家趙浩公  
五馬圖，梨花卷  
西洋典故  
張文虎的新詩  
江蝦筆下出「本朝」  
紅頂故事  
偷印書  
李準父子  
節日看報  
藝人好「作偽」  
誰造武松墓  
真假隋碑  
兩碑一真一假  
張競生與賽金花  
陀羅呢經被

284 282 280 267 264 256 252 248 244 240 236 230 228 224 212 210 202

從旅行部到旅行社

通濟隆並不壟斷

陳光甫

蔡元培傳

朝雲廟·江心寺

易哭庵寫的扇面

洪夫人悼詞

蒙古狀元

桃花源

吳鐵城輓梁士詒

《廣陵潮》說部

《清季野史》

楊蔭杭兄妹

北京王府大學校舍

蘊廬書畫

小本書

詩僧八指頭陀



331 323 319 317 311 310 307 306 305 302 295 292 288

海晏堂

脫胎法

順治遇刺

陪皇帝聽戲

《壽山石圖鑑》

美總統度假

精微牙刻

史迪威之女

光緒癸卯會殿試

梁啟超有艷遇

孫師鄭

上海外灘公園

六十年來的香港物價

## 《性史》面世六十年

六十年前（一九二五年）這個時候，故友張競生、金滿成都在北京，張競生在北京大學教哲學，金滿成在中法大學繼續讀書。我說「繼續」是有緣故的，他本是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和陳毅一起到法國留學，因為發生風潮，被勒令回國，所以也和陳毅一同在中法大學念書。金滿成在巴黎早和張競生相識，張比他出國早八九年，張得博士學位，蔡元培就羅致他到北大。

一九二五年十月，張競生在《北京大學日報》上刊登一則啟事，徵求同學把他們的性史寫出來。啟事的開頭幾句我記得似乎是「寒假快到了，同學們怎樣消遣，為什麼不關起門來把你們性經驗的故事寫出來呢？」（大意如此）。最先寄來的就是金滿成化名「小江平」的那一篇，題目叫什麼早就忘記了。

張競生籌備出《性史》的時候，我還是舊制中學的四年級學生，一九二六年五月將卒業，校長杜國庠先生和故友李春濤先生都竭力鼓勵我到日本求學。（杜先生是我校的前任校長，李先生則是汕頭《嶺東民國日報》的社長，新近在北京謝世的柯柏年是他的胞弟，另一弟名春煒，一九二七年我在上海時才認識，當時他和許心影都躲到我們所開的商號避孫傳芳大刀隊，住了十多天，他們似乎已是「夫婦」了。）

我見到杜國庠先生的《北京大學日報》那一則張競生啟事，為了好奇，才寫信給潮

安的青年書店，為我定購一冊。我手邊已買有張競生的《美的人生觀》和《美的社會組織法》，這都是他在北大的講義，後來結集成書的，我見周作人為《美的人生觀》寫的序文，對此書很是讚揚，才買的，現在又見他有《性史》出版，當然不肯放過了。一九二六年三月，《性史》寄到，我只欣賞小江平那一篇。董二嫂與小江平之名，歷六十年尚未忘記。

### 初會金滿成

我遲到一九三五年才和張競生相識，三六、三七年往還最密，尤其是他住汕頭廣州的時候，其時距《性史》之誕生已十年，競生給人家上個「性學博士」的尊號而不談性，讓給後他三十年的金賽博士去專美了。

在這期間，我曾問過競生金滿成現在何處，他似乎說在南京一家報館當編輯，但亦語焉不詳，我對這個小江平早已沒興趣，也不再追問。又過了十二三年，是為一九四八年，我在香港也是幹金滿成那一行——報館編輯，經過上司推薦，叫我去看看他，我才和他相識。

我編《星島晚報》副刊近一年，報社的社長林靄民可說是一個很風雅，又喜歡結交名士的政客。（抗日戰爭期間，他從香港回國，做縣長等官職，抗戰後後方任福建某局局長，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胡文虎需要他，叫他來做《星島日報》社長以繼胡好，他立即覆電，「君命召，不俟駕」。）林靄民認為《國民日報》那個叫作《文園》的副刊編得很精

采，問我知不知誰主編。我說戰前我曾在《國民日報》工作半年，現在舊同事一個都不在了。他說，「你不妨親往打聽一下，也許知道。」我問：「你要和那人相識嗎？是不是有『招賢』之意？」他不置可否。不久我就辭去《星島晚報》，也沒去打聽那個編緝。

辭職後，我在家寫稿為生，投稿的地方有《大公報》、《星島日報》、《工商日報》、《晚報》、《新生晚報》，但不投《國民日報》，因為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該報來源減少，欠薪欠稿費，行家皆知，所以儘管《文園》編得精采如林社長所說，我也無「問鼎」之心。但為了好奇，倒也想和那位編輯見見面，看他是甚麼人。於是摸到高士打道找着《國民日報》（現在社址還在彼處，只是改建為十七八層的大廈，而其後身時報在焉），碰着一個舊同事，他說見金先生麼，便帶我上三樓，金滿成住在一個小房間。

### 一輛小汽車

金滿成是四川峨眉縣人，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年）出生，中學卒業後響應勸工儉學組織的號召，到法國留學，在巴黎的時候，生活曾一度陷入窘境，因為他和褚民誼很合得來，得到褚的幫助才渡過難關。回國後，他的文藝活動區域，不是在南京便在上海，抗日戰爭發生他才回到重慶，翻譯了很多法國文藝作品。但生活程度日漸高漲，稿費收入追不上物價，迫使他投筆從商，經營小生意，支持生活。香港的《國民日報》是一九四六年初復版的，戰前在擺花街，復版時，得到香港政府協助，把高士打道日本海軍俱樂部接收過來改社址。（日軍投降，英軍接收這所房子，英軍回國才轉為《國民日

報》所得，一個錢的頂手費都沒有。一九四七年，潘公弼帶了三十萬元港幣從南京來接任社長，有人說，這筆錢有一半用來作頂手費，他向南京報銷時，聲明頂手費是不合法的，故無收據，於是那十五萬元不知去向，餘下十五萬，支持報社開銷，半年不到就花光了，金滿成的薪水無着，還得每天白寫數千字填滿副刊的篇幅。）

回國後不久，中共席捲大陸，陳毅榮任高官，金滿成受到老同學的優禮。北京街坊傳開一個禮賢下士的故事，某日，一輛高級小轎車開進魏家胡同，在路邊停下來，車的後座是空的，不見有猛人屹坐其中。能坐這等汽車的人只有特級高官，但又不見高官顯魂，不知何故。不久後，人們才見一個瘦削身材的老頭兒上了車。人們猜三度四，不知此老為誰。過了三天人們知道了「陳副總理派車子來接他的老同學金滿成的。」

文化大革命，陳副總理也保不住老同學，金滿成「下放」去燒磚，不勝其苦，本來是有肺病的，日夜熬煎幾個月後就死去。有人說如果不是派車接他，四人幫不把他當陳老總心腹看待的。

### 禍福相倚

反右的時候，很多人都戴上帽子。金滿成曾在國民黨治下的報刊服務多年，又是從香港回去靠攏的，右派的名堂不會離開他，陳毅也不敢保他沒事。到一九六一年，他的帽子摘下了，陳毅夫婦當天設晚宴為金滿成慶祝更生。

過了五年，四人幫和劉瑾、魏忠賢那樣迷惑昏君，從中南海宮殿獲得整人權，陳毅便

是他們要整的目標之一。他們的馬仔四出打聽，探得十多年前曾有一輛汽車停在魏家胡同路南，接金滿成往相府和相爺下棋談舊。

四人幫獲此證據，認為從金滿成身上可以找到一些陳毅與國民黨勾結的線索。於是把金滿成抓下來，詳細問話。

雖然，在他身上找不出什麼罪證可以打擊相爺，但金滿成還是被下放到磚窯燒磚，折磨了一年左右才死去。

古往今來，凡是政界要人、社會名流的車子，最好不要隨便乘坐，不要以為他們禮賢下士派輛車子來接你到公館赴宴，你就感覺到無上光榮，在妻妾面前驕起來，飄飄然坐上平治，左顧右盼，使鄰居健羨，眾口一詞謂某人有福也。須知福之所在，禍亦隨之。金滿成可為殷鑒。

再遠到二千年前，戰國時代一個隱於鬧市的賢人，一時感激義氣，坐上信陵君的車子，還是信陵君親自執鞭駕車，可謂禮賢下士至矣！

這個賢人後來為信陵君策劃各項計謀，待信陵君偷取兵符，出兵救趙大軍起行之後，生怕魏王查究起來，於是「向風芻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這還不是禍嗎？

這個比喻，可謂怪誕到極，不過當今之世，很多政界偉人、社會名流、豪商巨賈都打成一片，「酒杯在手易肺肝，酒杯去手改顏面」，你去沾了邊，算你一時有福，但亦有禍跟在後頭。

## 潘諮的故事

坐權貴富商巨賈的汽車招搖過市，福至而禍亦隨之，這是似正論而又像怪論，但其中卻有道理，並且數千年的歷史，不斷上演此劇，人人大都知道，後來還是有人樂於坐車的。忽然想到道光年間有個知識分子，窮到半死，朋友可憐他，糾集幾個相知的人，合資為他買田起屋。一百多年前，在鄉間買田造房，三四百塊錢便可辦到，但這位先生加以拒絕，他的弟弟在廣東做知府，寄錢給他，他也不肯接受。

這個怪人姓潘，名謔，字晦叔，一字少白，浙江會稽縣人（民國成立，歸併紹興縣）；他鄙視八股文，不想應試，也就沒有功名和銜頭，人稱布衣。但他的學問很好，有詩文集行世，和龔定庵、張祥河為文字交，定公眼高於頂，能和他水乳，可見潘少白的學問不俗。

他論學以修己不貴物質為要旨，安貧樂道。有達官貴人，本來是他的車笠之交，派車來接他飲讌，他打發車子回去，他寧可僱車前往，不想給人家知道他有猛人朋友。他深懂得政海中時時有風波，此黨起，彼黨落，即在承平之世，朝廷上還是有傾軋之事的。潘諮辭謝朋友為他買田起屋的信，可見他「修己不貴物」的精神一斑，盡錄如左——

人心如止水，微風拂之，便易濛洄。治心之法，全在理欲交判之界掣緊一步。聖人罕

言利。所謂利者，不必富貴利達，凡於身有安便處，皆當體認。此處縱一步，便駁駁入可欲境界矣。諮生質故懶，遇謀身之事，往往因循怠惰，如小兒畏避學舍，因此亦得緩審事理，習久若性。數年來並懶言安樂境界，雖處困乏，覺天地甚曠，人事甚靜。心之所在，無物拂之。非不知老之將至，與溝壑近也。

### 劉崑未坐車

潘諮簡直想做個苦行僧，不受物質引誘，不怕捱苦，更不怕餓死。他只求精神上的安樂。他的信續說：

夫溝壑非不可近之地，較心所謂塗炭者頗異。任天得之，循道處之，何殊豐養厚葬？常人以身安為樂，君子以心安為樂，諮雖未學，苟安吾心，袒斃冰雪中，以畚土掩之，亦樂境也。諸友為謀田廬，使餘年在耕鑿內，理非不可。然耕鑿本無懷之業，而謀而為之，則懷必有所擾；又不得同心之侶共處朝夕，他日與祝豐祈稔之輩，日計贏絀，衰年餘喘，是可惴惴。敢敬謝諸友，中輟茲役，使吾以將盡之日，乘化短長，無所滌洄其間，似勝於飽暖終矣。

一個窮書生，沒田沒屋，朋友們湊集資金為他買屋買田，使他晚年可以安樂過日子，他偏不領情。他還知道友輩中不少是京內京外的大官。萬一他們為政敵所害，官府查出他



的屋宇田園和他們有關連，就會惹上無妄之災了。受人家的恩惠，精神壓力很大，不幸還給人誤會與權貴為黨與，就貽禍無窮了。

咸豐年間的權臣肅順，禮敬文士，待王湘綺、高百足如上賓，肅順被慈禧殺死，王湘綺隱居十年才放膽出來活動。他們雖有肅黨之稱，但不是職官，所以受累不大。另一個戶部右侍郎（相當於財政部的副部長，二品大員也）劉崑和肅順同事，肅順是尚書，他是侍郎，他們不是上司下屬，一律稱堂官，但尚書抓大權，劉崑也不巴結肅順，肅順請他吃飯，他以車子壞了，不能出門為藉口，意欲推卻，肅順說用我坐的轎子來接你，劉崑還是再三婉謝。（劉崑雲南景東人，道光二十一年編修。）肅順死後，大學士、戶部尚書周祖培對恭親王說，劉是肅順死黨，曾高坐肅順車中招搖過市。劉遂解侍郎職。還算他夠運，六年後，慈禧知道他冤枉，派他任湖南巡撫。